



選詩卷第五

上虞劉履補註

晉詩三

三十七首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太尉長沙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避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暨入宋
終身不仕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世因號
靖節先生

停雲 四言 四章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樽酒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
歎息彌襟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
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遙搔首延佇

比也霽霽盛貌停者凝而不散之意八表猶言
八方伊惟也寄止託也撫慰也孤也○此蓋元

熙禪草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于宋者
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
雲時雨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微澤及物表昏
路阻以喻天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
矣我則靜止東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
人搔首佇望而不歸耶

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紉反古有
酒有酒間飲東臆紉音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比也高平曰陸○此承上章反覆言之平陸成
江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舟車靡從即路阻之

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孰以拾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此也東園喻宋都據其在潯陽之東而言用猶

為也○此言歷事新朝之人亦猶東園再榮之

樹競為新好姿容以拾話訪余情使之出仕然余

又聞日月于征之言亦知時不可失但平生素

抱者非若人所能知者惜乎不得促席與之剖

說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欲翔問止好聲相和豈無他

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從容和鳴而相親以與

仕塗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友而不顧返

也且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

親厚故於此寔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

則欲與促席而開陳至此乃決然知其不復來

歸則是願言不獲而中心為之抱恨此可見靖

節之於親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榮木 四言 四章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

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歟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賦也采采榮鮮貌喪凋落也顛顛形容衰瘠之貌孔甚也而語詞○此靖節自勵之詩言榮木結根有托尚朝華而夕衰人主本無根蒂如寄世耳幾何而不至於顛顛乎言念及此則中心為之悵然矣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則晚此反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易依匪善奚敦

賦也物易斷者謂之脆道者曰中當行之所謂中庸是也善者為德之實所當擇而行者也○此承上章言木之榮謝則係乎時人之貞脆寔由於己能養之以福則貞固可久不能保養以取禍則脆而易折且禍福無門莫不自己求之者惟依乎道則心常中正敦乎善則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求福也舍是復何為哉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田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賦也固執滯也業即上章依道敦善之事志記

也富猶甚也○此早謙言才質不美年既往而業不增惟當志彼不舍晝夜之語而自強不息今乃安此自怠而日甚焉則我之懷矣安得不驚惕而病于心乎或曰志當作忘

先師遺訓予豈云之作墜四十無間斯不足畏脂

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賦而比也先師孔子也脂以脂膏塗其車軸使

滑澤也○此承上早內疚之言因不墜先聖遺

訓而勵志奮力求必至焉而後已故以脂車策

馬不憚千里為喻識者以靖節為造道豈非力

行不已之功歟

九日閑居詩序

余閒居憂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

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

名露淒暄風息氣澈殖殖列天象明往燕無遺影采

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聲制頽齡如何蓬廬

土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歛襟獨

閒謠緬焉起深情揆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而比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澈澄

祛却制御也頽齡衰年也本草謂菊能輕身延年傾去之急也時運傾李公煥謂指易代之事爵豐皆酒器謠歌緬遠也○此靖節因時詠懷以自遣之詩首謂人之生年雖短而意慮常多惟樂久存於世是以愛此重九之名者通人情而言之也次言天象改觀時物存替者以喻世代之變革晉亡而宋日盛也且欲為今日之樂惟當酌酒以消憂澹菊以引年如何使我空視時運之傾而有塵爵虛壘之耻其意蓋謂爵資於壘壘虛則爵生塵以喻士資養於朝廷今晉既傾覆則士遭困窮能不為之耻乎寒華徒榮亦以自况其固守之意夫時既若此我則斂襟閑謠緬焉深想而於棲遲自娛獨善其身是豈無成也哉此可見其不為貧窶動心而能自樂者矣

歸田園居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二十三當作八年或在十始字之誤下落塵網中一去

正合錄彭澤退歸去學仕是時立年靖節有九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

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叶榆柳蔭後園桃
李羅堂前曖曖音遠入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
中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實有餘閒叶久
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賦也適者往入於彼而能諧之謂韻亦音諧之
名塵網喻仕塗曖曖遠見不明之貌樊吳材老
讀補云繫不行也一云藩也○此詩蓋靖節彭
澤退歸後所作故於首篇言誤落塵網已踰十
年常如鳥戀舊林魚思故淵今乃歸休田野而
其景趣幽遠間靜如此正猶久在樊籠而復得

返自然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
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一一作道日已廣常恐霜
霰至零落同草莽

賦而此也輪車輪鞅馬鞅也墟曲墟里中曲折
處也莽草深貌○此篇言野外事簡人靜絕無
塵慮唯與隣曲往來共談桑麻之長而已然我
之生理有成而志願已遂但恐天時變革霜霰
凋傷而零落同於草莽耳蓋是時朝廷將有傾

危之禍故有是喻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
憂國於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晨理荒穢帶月

荷二聲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願無違

賦也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

乃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

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願

無違如此足矣此與後篇西田詩意實相

表裏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閒多素心入樂與數翮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

蔽床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一作昔奇文共欣

賞疑義相與析

賦也南村眉山揚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

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柴桑素心恬靜

寡欲之謂數晨夕言相見之頻也抗不相下也

說具下篇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一作聲相呼有酒斟

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
無厭時此理將不勝_音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
力耕吾不欺

賦也披衣謂起而相尋也不勝言樂此無窮盡
也○按本集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
還歸蓋自隆安庚子始作鎮軍參軍至義熙乙
巳還歸正及六載建戊申歲六月遇火遂遷是
居此義熙四年也言移居南村本欲得隣曲素
心之人日相往來論文析理酌酒笑言樂之終
身而不舍去且素願易足不必充廣唯衣食所

當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而此與世俗懷居
之子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和劉柴桑

柴桑縣名今江州之德化縣也彭城劉
遺民嘗作柴桑令後遁跡匡廬與靖節
及周續之號潯陽三隱

山人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_{去聲}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
見廢墟茅茨已就治_{平聲}新疇復應畚谷風轉淒薄
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世中

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
年外身名同駭如

賦也索居言獨居蕭索也禮記子夏曰吾離羣
索居久矣西廬指上京之舊居治葺應當也田
三歲曰畬谷風東風也淒薄猶言料峭寒意也
劬疲勞也弱女趙山泉曰此特詰諍以喻酒之
醜薄也栖栖猶皇皇翳如謂泯滅也○遺民隱
居廬山日與靖節相往復即所謂素心人欣賞
高文者也此詩因和遺民而作故言久欲深隱
山澤但為爾等親舊之故未忍離去乃今春月

將有事於西疇輒還舊居雖曰荒廢之餘然其
茅茨既葺新畬當理亦有濁酒自足慰吾飢劬
之情而於栖栖世中之事日相踈遠矣且耕織
所獲但取稱吾用耳過此復何所須蓋人生既
沒之後身與名且不得方行况外物乎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殖呂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
吹我襟息交游閒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
穀猶儲今管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賦也中夏夏中也一云中與仲同貯停積也息
交謂斲止明舊之往來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滋蕃也儲今言至今有餘積也過足謂不知止
者華簪貴者所珥○此詩雖因和人而直寫已
懷但據見在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
是則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未言遙望
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跡其意遠矣

贈羊長史

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命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共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
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
可踰九域甫已一作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病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
角廬谷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燕駟
馬無貫世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由人乘運見
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賦也三季三代之末黃虞黃帝虞舜也中都猶
言中州關河張儀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
固是也九域九州之界限已一謂是時燕秦已

不合而爲一也商山在商州上洛縣綺里四皓
名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今止稱二名
岑文也四皓避秦共入商洛山作歌曰漠漠高
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
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知
貧賤而肆志貫貧結繫也○義熙十三年太尉
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
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
靖節作此詩贈之其意蓋謂平生慨念古昔造
觀世故素有慕於四皓之風節矣今天下喪亂

將有易代之福思欲與之同遊而不可得是以
因松齡使次商山使持節之我謝之也然商山之
歌尚結于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則已乘世運而
遠逝遂使我襟懷擁塞言雖盡而意不舒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懷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日非今日歲暮余何
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河分闕我秦穆談旅
力豈未慙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十輸厲厲氣
遂嚴紛紛飛鳥還綠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

遜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賦而比也驟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
日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蓋借以喻
乘輿之駕馬也旅通作替愆夫也書秦誓穆公
曰旅力既愆此言未愆未詳矧况也酤一宿酒
也○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弒
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此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者舊之人莫
不相為悲悽而其乘馬亦有悲泉懸車之感且
謂明旦已非今日子復何言其意深矣中謂長

風夕起寒雲沒山猛水嚴而飛鳥還者以喻家
公陰謀弒逆之暴而能以使人駭散也篇末又言
窮通死生皆不足慮但一撫我深懷而踐此未運
能不慨然而增憤激焉東澗湯漢曰陶公不事
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
擊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所謂撫
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
也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鎮軍未詳何人曲阿晉縣名屬毗陵郡

今其地分屬鎮江府丹陽金壇等縣此
詩按本集篇次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
所作然或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
始依舊次不復更定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黠常
晏如時來苟冥斂難作會宛轡變集誤息通衢投策
命晨裝輓與園田踈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
行豈不遙登降一作千里餘自倦川塗異心念山
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直想初在襟誰謂
拘聊且憑化運終返班生廬

賦也屢空數至匱之也晏如謂不以貧乏累心
而安然也冥會不求自至之意宛曲順貌策簡
策也紆縈也化謂造化班生廬班固幽通賦云
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靖節以親老
家貧不得已而仕因經曲阿之遠故作是詩言
自少寄心於事為之外唯以琴書自娛不為貧
窶所累今時苟冥會且宜宛轡亨衢輓為一出
夫何涉歷遠塗所且頓異不免歸思之紆而俯
仰之際愧魚鳥之不若也然我真想在襟豈為
形跡所間聊且順時而往終當歸隱焉爾

癸卯歲春懷古田舍

光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
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
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聲近隣長吟掩
柴門聊為隴畝民

賦也轉猶愈也忘長勤者樂於耕作不覺其勤
也解顏歡笑也懷新猶言欣榮問津謂孔子蓋
以已比長沮桀溺也○古人處畎畝之中躬耕
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

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
此詩乃以懷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
而不憂貧而我瞻望遠不易及者蓋猶有飢餒
之累不免務為農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
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
貧也復何有哉觀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
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氣象悠然有非言語
可得而形容者矣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對郊孰云非是都不

營而以求自安對於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對

殞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對山中曉霜露風

氣亦先寒對刈田家豈不苦弗獲辨此難對郊四

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對干天經盥濯息簷下斗酒散

襟顏對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對庭但願長

如此躬耕非所歎對定

賦也歸趣也端事之首也肆縱也盥滌手濯濯

足也○此言蠶桑以為衣耕稼以為食固亦人

道所當為者誰謂都無所營而以求自安耶故

下文歷叙春種秋穫田家艱苦之事且又言四

體雖疲庶無它禍相及而於作勞之暇盥濯休

息斗酒歡飲此與沮溺之心千載相關非常人

所能識者故但長願如此則勤若非所卹矣

飲酒十首并序

余間居寡歡兼比對至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夕

不飲願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

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

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對聲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侶東

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胡買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賦也邵平事已見阮籍詩解通曉也會謂一理
渾合之處逝往也○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其
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以自娛此昌黎韓
氏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首篇言人之衰榮相
仍與寒暑更相代謝一理而已惟達生之人能
解其會順時而進退逝將不疑若世之貪榮利
者徃徃不悟而自致汗辱今我忽得與此杯酒
日夕歡持者庶幾免去蓋自慶之詞也且邵平

不事二代甘分田野故託以自况其旨微矣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叶論善惡苟不應何事

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回窮節百

世誰當傳

賦也積善有報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與書

伊訓之言各同帶索謂裘弊而以繩索聯結也

列子曰榮啓期行年九十庶裘帶索鼓琴而歌

○言積善之報聖經所云若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則是空言無應而天道有不可曉者矣

且榮啓期年至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前乎

此者其飢寒艱苦從可知焉向使不能固守其節豈得垂名於後世哉此不惟靖節自明其志亦足以為窮士之勸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常飲但願一作

世間一作作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

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賦也情謂心之所欲鼎鼎太舒緩貌語出檀弓

○此言大道久喪情欲日滋當世之人不肯適性保真而徒戀惜世榮殊不知一生之內條如電之過目今乃舒緩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然

欲何所成而垂名字蓋不特以之諷人亦以自

警焉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作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一作緣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賦也君靖節自謂爾語詞偏僻靜也○此篇乃

寫其休閒自得之趣言心志超遠不為塵物所

滯則目曠耳清雖居人境自無喧雜矣故於東

籬采菊之際悠然見夫南山初不經意而景與

意會况山氣日夕清佳而飛鳥亦相與還各遂

其自然之性則我於此豈不陶然自樂也哉夫
鳥倦飛則知還人不得志則卷而懷之此意甚
真人莫之察然欲與之辨則又有非言說可得
而盡者意味含蓄最宜潛玩

秋菊有佳色裛露擷其英況此忘憂物遠_去我違
集作遺_誤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盞壺自傾用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賦也裛以衣去露擷采也忘憂物謂酒也遠去
之使遠去也嘯傲舒嘯而寄傲得猶遂也○靖
節嘗言世與我而相違一既得名酒又必采佳

菊以汎觴者恃以遠此違世之情耳且林鳥尚
知時而歸息今我嘯傲於東軒之下豈不為得
吾生哉蘇子瞻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
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_於異類卓然見高
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_集寒柯遠
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興也殄滅也撫摩也亦相慰之意夢幻字見釋
氏書○言見青松之在東園初為衆草所沒而
入不覺其奇及卓立於凝霜凋落之餘然後貞

操可見因思已之仕晉不免汨於衆人之中及
見彼皆屈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
為異耳故我每見此松則必為之興感或提壺
往酌其下撫寒柯而盤桓或在遠望亦復舉酒
而為對焉且謂吾生如夢幻耳何故乃受人之
羈繫耶此蓋追思既往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
身之樂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叶反問子為誰歟田父
有好懷叶反壺漿遠叶反候疑我與時乖叶反禮縷
茅簷下未足為高樓叶反世皆尚同願君洵其泥深

感父老言叶反氣寡所諧叶反絃紆轡誠可學違已詎
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叶反歟

賦也倒顛倒也禮縷衣破弊貌同謂同乎流俗
汨通作渥撓亂也楚辭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
泥其汙而揚其波紆屈詎豈也迷謂昧於理○
此詩本為飲酒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
過候問勉其出仕者故因與共飲且述彼意之
勤懇在我之可否以成此篇蓋其素志已定又
安肯違已而徇人也哉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

補註五
塗此行誰使然。侶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
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賦也。東海隅指曲阿以東而言。蓋其地在宋為
南東海郡。風波以喻世道之艱險。傾身猶言盡
力也。○此篇追言昔日為貧而仕，當國步艱難
之時，遠經險阻而所須不過一飽而已。要之恐
非良計，故不若息駕而歸。隱殆亦知足知止之
言也。

故人嘗我趣，挈壺相與上。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賦也。班荆謂折荆布地而坐。父老即所謂故人
也。行行觴也。靖節雖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忽
遇田父野老，挈壺而至，輒相與班荆坐林間飲酌。
盡醉且言，既醉之後，不自知其有我又安知外
物之為貴。是以悠悠然迷其出處，任身所留。其
酒中之有深味也如此。詳此則靖節真所謂託
酒而逃焉者矣。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殤。六真汲汲魯中叟，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沫泗輟微響，漂

流遠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
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
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
謬誤君當怒醉人

賦也復反也真者無偽之名汲汲急貌魯中叟
孔子也彌縫謂補滿其明漏鳳鳥不至孔子自
歎之詞蓋不得位以行其政教則聖王之瑞不
見也沫泗魯二水名較止微妙也較微響猶劉
蕩所謂夫子沒而微言絕也狂秦指始皇焚書
坑儒之時諸老翁謂漢 扶生孔安國毛公諸儒

昌黎韓氏言羣儒區區修補者亦此意也六籍
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快稱意也頭上巾史言
其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以已體人
曰怨○此言上古之時淳朴無偽自世降而俗
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子出汲汲為之彌縫
雖不得位而禮樂漸為一新自沫泗較響而典
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補於煨燼之餘
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者惟見終日
奔走以趨勢利安有以道思濟天下如孔子之
問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不託於

酒而快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怒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擬古五首

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在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日名其題云

榮榮窓下蘭客堂
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
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一作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後何有

比也君謂晉君心醉即前詩迷所雷之意語出列子傾人命猶言傾倒肺肝也○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叅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言蘭與柳本皆易衰之物猶且榮茂如此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故我初與君別之時不自謂久違於外但一出門即為遠客且逢嘉友同心相親遂迷

所畱况至于今蘭枯柳衰所望者絕使我初心
既負而意向已決然矣然多謝諸子莫不以我
離隔既久而猶有所動念是何相知之不忠厚
耶若能意氣傾倒深體吾憂國之誠出處之義
則知離隔之念復何有哉語意含蓄讀者詳之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
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叶規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叶反叶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
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反到孤鸞
願畱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賦也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猶莊子言曾子居衛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之意上弦下絃猶言
初曲終曲驚乍聞之貌別鶴孤鸞並琴曲名操
劉向別錄云其道閑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
操言不失其操也○此靖節安貧自樂之詩言
東方一士其貧若若此而常有好奇顏者以其
能自養而憂患不足以累心也故我往造其居
見其所與偶者惟青松白雲而已且為我取琴
而彈別鶴孤鸞者蓋以此心幽獨人莫之知侶
有鸞鶴久離思見其侶之意是以我亦願畱就

住以至于老此皆假設之詞以寓已意云爾非必真有此士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姍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比也佳人猶楚詞稱美人蓋託意於君也美之言媚也達通曙旦也樂酒日酣○此詩殆作於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

是時宋公肆行弒立以昌明之後尚存二之纖而恭帝雖得一時而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間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弒此靖節預為悵悼之意不其深歟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青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純是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賦也張掖晉涼州郡名即今甘州也幽州古燕

國易水燕大于丹送荆軻處在今易州易縣○
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北遊飢
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耻食
周粟荆軻為燕報仇之意也然此義在心今人
既無相知古人又難再得則吾此行尚欲何求
哉湯漢曰說苑謂鍾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
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
可與語也今靖節雖有伯牙之琴莊周之言而
無能聽之者因見二士之境而有感焉此其所
以罷遠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析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聲

北也此亦靖節因晉亡而歎已之失望也其意
謂為學既久德業甫成而祿在其中夫何世代
遷革使我志意摧沮踪跡遠寄而失代耕之望
耶然我生不幸不得逢堯舜之世而遭此末運
今日復何悔哉且不敢直述故惜種桑江邊為
喻其旨微矣

雜詩二首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
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
夕未欲言無子和聲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
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此也蕩蕩廣遠貌和應答也擲拋也騁馳騖也
不能靜者亦展轉反側之意○此蓋靖節初聞
朝廷禪革之事而深懷憤恨之詞言白日淪沒
以喻恭帝之見廢月出而輝映廣遠以比宋武
稱受禪而有天下也且謂風冷氣變時改夕未
者則其慘愴之情可知矣當此之際羣臣莫不

奔趨而附麗之竟無可晤語者惟與孤影為偶
揮杯相勸以自適耳然時不我與雖欲撥亂反
正而志不獲中徒懷悲悽終曉不能安寢也靖
節退休既久而忠憤感發形於言詠蓋有不
容自己者爾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飴常糲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通作冬足大布蠶
絺以應去聲陽止如改作正意不爾不能得哀哉亦可
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聲
陶一觴

賦也代耕仕祿也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替廢也糟糠史記云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大亦簞也葛之細者曰絺簞者曰絺陽炎暑也宜便利也方猶計也○此蓋自悼其貧乏而且自遣也言祿仕既非所望惟業於田桑躬親靡替猶不免凍餒之迫且所願易足不過粳糧一飽簞布以應寒暑而已於此尚不能得此其所以為可哀也夫人巧於希世盡皆獲宜而我拙於生事獨失所措此亦理之當然無可奈何惟以一觴陶寫性情而任其自然耳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作復來歸量方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心矣何所悲

此也族類也故轍古人之跡也○此亦靖節更歷世變安貧守節而歎人之莫我知也言衆人各得其所而已獨窮困無賴恐沒世而無聞譬猶飛潛動植之物各有所託而孤雲獨飄飄無依行將滅於空中不復可見矣且所謂朝霞開

霧喻朝廷之更新衆鳥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
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自况其審時出處與
衆異趣也我於此時固守不易甘分飢寒如此
苟無知音者存亦自已矣夫復何悲此真所謂
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佳士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車騶馬廣陌慷慨送
我行雉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纒飲饒易水上四座
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

淡寒波生商聲更飄流涕羽衣兮壯士驚心知去不

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願飛九蓋入秦庭凌厲越

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見玉象主正征館管惜

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賦也燕丹燕王喜之太子嬴秦之姓也荆卿名

軻按史記燕丹初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

怨而亡歸使荆軻挾匕首往報仇素驥太子及

賓客送軻至易水上皆白衣冠故馬亦稱素也

筑樂書云侶箏十三絃細而曲以竹鼓之如

擊琴然宋意淮南子言其從高漸離擊筑而歌

者商音羽奏謂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
泣又歌風蕭蕭易水寒之詞為羽聲慨士皆
瞑目髮上指冠圖窮謂獻以燕督亢地圖秦王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環柱走避軻刺之
不中遂為其左右所殺怔營惶恐不安之貌疎
謂不精也○此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思欲為
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
句意可見晦庵朱子曰人皆謂淵明詩平淡不
覺其豪放惟詠荆軻一篇始見本相非平淡
所能道斯言信矣

讀山海經

山海經凡十八篇劉歆校之多載海內
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及吳
越春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
見聞伯益疏而記之後郭璞為註并圖
譜

孟夏草木長
聲遠屋樹扶疎象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
故人車歡言然一作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作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賦也疎通作疏扶疏枝葉盛貌遷汎廣也周
王傳穆天子傳也按文獻通考晉太康二年汲
郡民發古塚所得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
宙○此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
而此發端一篇特以寫幽居自得之趣爾觀其
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
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而為樂可知矣

桃源詩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按武陵即

今湖北之常德府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寔復湮來途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
所憩桑竹垂餘蔭菽一作黍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
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
法衣裳一作冠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
榮識節和木葉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踪隱五百一朝敬神
界矧居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
測塵囂外訃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賦也天既書胤征云淋擾天紀即洪範所謂歲
月日星辰曆數是也黃綺見前飲酒篇寢益湮
沒也燕大豆也靡無也曖迷亂貌互者彼此相
聞也孺幼穉之稱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詣造
于於也慧巧謀也五百自秦至晉之年數啟啓
界境也囂喧聲遊方士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
吾契即桃源之人也○靖節因作桃花源也并
係此詩其記謂晉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志
路之遠近忽逢桃華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
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其中屋舍鷄犬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
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
世各延至家為設酒食畱數日辭歸詣之
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逐迷不復得詩之
意蓋謂塵外有此淳朴絕境神閔莫通今世道
漸亂有侶於秦思欲高舉相尋以就深隱云爾
○蘇子瞻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致淵明所
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但是其子
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
險遠生不識鹽醢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當意天壤間
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挽歌詩

集作擬挽歌詞趙山泉曰此作於將逝
之時梁招明采此入選止題曰挽歌詩
而編次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矣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七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
馬為仰天鳴一作自
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一作賢達
無一作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還共家何一作反

見戚或餘悲心入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法評
山阿

賦也九月中按靖節自祭文云律中無射
此合嵯峨高起貌○祈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
詩者皆寓意騁詞成於暇日今攷次靖節詩文
乃絕筆於祭挽二篇蓋並出於一時屬續之際
其於晝夜死生之道了然如此可謂達矣要之
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箦之言已後如靖節
此詞亦不多見矣

選詩卷第五

希言三



